

Season season
越相季
C.A.P.

金子
著

U
SHANHE
珍藏版

水月山河

但见繁花落尽白雪藏，枯桐生香，泼洒开陈旧的哀伤，红烛今夜成双。

沈阳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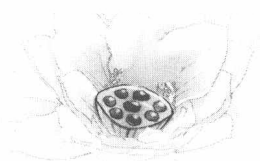


水墨山河



金子著

珍藏版〔下〕



沈阳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再相逢——援军	001
第二章	再相逢——暴露	017
第三章	朱颜改	034
第四章	秘密(一)	088
第五章	秘密(二)	105
第六章	秘密(三)	128
第七章	宫闱深如海(一)	143
第八章	宫闱深如海(二)	159
第九章	宫闱深如海(三)	175
第十章	真相(一)	191
第十一章	真相(二)	207
第十二章	真相(三)	224
第十三章	抉择	239
尾声		257





第一章

再相逢

援军

SHUIMO
SHANHE

“少将军！”走进将军府邸的傅友德迎面碰上了公子石羽。他急急一抱拳就想离去，却被石羽伸手拦住，“傅叔，你匆匆而来，可是城门那里出了什么问题？”傅友德微怔，心说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石羽一向自恃是将府公子，对待石老将军麾下的将官视同自家私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平日里，他对自己客气时，也只是称呼一声傅将军而已。

不管心里怎么诧异，生性谨慎的傅友德丝毫不敢托大，言语间愈发客气，“少将军有伤在身，还如此忧虑国事，末将敬佩。城门那里一切安好，高延人暂时没有再度发动攻击的迹象，想来他们的攻城车被壕堑所挡，正在头痛吧。”说到壕堑时，傅友德发现石羽的脸色略变，心思灵动的他立刻想起之前的传言，有人说，掉下城墙的骠骑士兵是被石羽故意撞飞的，而正是这个士兵想出了壕堑阻敌的办法……

想到此节，傅友德不动声色地换了话题，“且不管那些高延狗在想什么，末将此番前来却是有好消息要禀告老将军，阳盛府的援军来了！”“哦……”神情有些恍惚的石羽漫应了一声，跟着才反应过来傅友德在说什么，他惊喜万分，“真的吗？援军来了，来了多少人？他们在哪儿？来的

是谁?!”

强忍着不去擦拭石羽喷在自己脸上的唾沫星子，傅友德微笑着回道：“来的是前锋，只有数十人。他们刚刚被吊上城墙，顾将军正在和他们讨论战况，末将则立刻赶来禀报将军大人。军情紧急，末将失陪了。”傅友德说完一拱手，大步向内厅走去。

石羽眼珠子转了几下，对自己的亲随扬扬下巴，“去，给我备马，咱们去城门那里瞧瞧。”“少爷！”亲随吓了一跳，赶忙伸手阻拦，“您忘了刚才老爷说什么了，您要是再敢踏出将府一步，他就打断……”“打断什么？”石羽不耐烦地一甩手，那亲随登时倒退了几步，“你要再废话，我就先打断你的腿！”说完，他大步向门口走去，倒霉的亲随喊着护卫们都跟上。

亲随自认为很了解石羽的想法，以为他只是想去凑热闹，但却不知道此时石羽内心的惊惶忧虑。石羽忘不了战事结束时，顾边城看他的那一眼。那是顾边城第一次正眼瞧他，原本石羽很愤怒于顾边城对自己的“轻慢”，但现在他宁愿这位神将大人一辈子也不要注意到自己。头盔下那双清澈的琥珀色眼眸射出的寒光仿佛刺穿了自己，眼神淡淡的读不出任何内容，就好像在看……想到这里，石羽狠狠地抽了胯下战马一鞭。他就好像在看个死人。

“早知道你们有这等办法阻敌，我们何苦紧赶慢赶，累个半死？”谢之寒半靠在城墙上，向下观察着那道看起来没什么特殊之处的壕堑。“那还真是抱歉了。”顾边城微微一笑。他们早就约定好如何再相见，今晚王佐一听到熟悉的鹰啸，立刻去通知顾边城。果然没过多久，十几个黑影便潜了过来，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吊上城墙。

“谢大人，我军将士拼死守城，且边民涂炭，我等身为军人，食朝廷俸禄，理当竭尽全力赶来，驱敌虏于河山之外，神将大人请勿介怀。”旁边一个长得浓眉大眼的年轻武将很严肃地说。显然，他听不出这是谢之寒和顾边城之间的玩笑话。

闻言，谢之寒向夜空翻了个白眼，这个动作还是跟水墨学的。一路上，他差点被这个严肃、古板，似乎每根汗毛都长得横平竖直的赵君正郁闷死。此人不懂风月，不知变通，也不畏权势，只要认为是对的，他就会坚持，不起眼却坚韧，就像一面盾牌。他已在军中服役数年，却依然是一个小小的偏将，全然想不到他曾是武举的榜眼。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跟他同科的状元还有探花，一个任兵部参事，另一个则在江南任水军副将，都是职位上佳，前途远大之人。

“赵将军所言甚是。”顾边城微笑着点点头，赵君正恭敬地拱手回礼。顾边城在天朝年轻武将眼中，不啻于军神一样的存在，现在能和偶像面对面地交流，赵君正难掩心中激动，但他性格自律，表情看起来还是很严肃。谢之寒舔了舔干涩的唇皮，远处隐有火光闪动，那里正是高延大营……方才顾边城已经告知，壕堑出自水墨的主意，而现在，这小子掉下城墙已被掳往高延营地，不过，罗战应该在他身边……

回头正想相询，谢之寒就听见几声大笑传来，随即铠甲和武器撞击的声音越来越清晰。虽然天色已晚，可石老将军刚一露头，谢之寒已将他看了个通透。“二郎，听说援军已到，老夫坐困松岩城，有失远迎，真是惭愧，是哪位……”他话未说完，正对上谢之寒似笑非笑的眼，步伐一顿，立刻快步上前，恭敬地行了个军礼，脸上带着三分惊喜两分惶恐，十分到位，“王……呃，谢大人，没想到竟然是您亲自前来！老臣惶恐！”他知道去搬救兵的是谢之寒，但没想到这天朝贵胄居然再度亲临前线。

谢之寒和顾边城对视了一眼，人没动，只是伸手虚扶，“老将军免礼，边关有您这样的老将镇守，才能保我天朝寸土不失啊。”“您过奖，老臣惭愧。此次事发突然，谁知高延人竟不顾先帝天恩，背约攻城，幸得神将大人从天而降，才能坚守至今，回头还望谢大人在皇上面前为我等边防守军解说一二啊。”石老将军一副抱愧的样子。谢之寒一咧唇角，“好说。”

“谢大人，阳盛府尹周大人和刘督军是否已向朝廷报备？”石老将军



问。谢之寒点点头，“不错，二位大人已派出急脚兵持金牌向朝廷告急，同时刘督军在整饬战备，随后带大军赶到。我自告奋勇为先锋，先行返回。”

“谢大人不愧为国家之栋梁，有您在前线督战，儿郎们定会搏命。”石老将军先拍了谢之寒一记马屁，又道，“阳盛府驻军近五万，此番前来的高延不过三万人，再加上与我们数日征战的损伤，看来将他们赶回老家指日可待了，呵呵。”

“老将军，文智极善用兵。今天谢大人和赵将军带人潜伏进来，他很快就会发现，虽不惧高延攻势，但强攻毕竟不是上策，而且，还有谢大人带来了另外一个情况。”顾边城温言道。“哦？敢问谢大人是何状况？”石老将军很感兴趣的样子。谢之寒没说话，依旧懒洋洋地靠着城墙，只撮唇呼哨一声，几个人影立刻显现。

石老将军眯眼看去，那几个穿黑衣的彪形大汉肯定是驍骑无疑，他们中间那个矮个子虽然一身汉服，但看他眉眼，石老将军还是有所顿悟。“这位是……”不等石老将军问完，矮个男子迈前一步，特别恭敬地行了天朝礼仪，“小人车力，见过石老将军。”“车……”石老将军吃惊地一扬眉头，“那，车永申尚书是……”“正是家主，老将军果然如传言中一般精明过人！”车力笑得分外谄媚。

石老将军心中得意，脸上却不肯露出，只是转头看向顾边城和谢之寒，感慨似的说：“谢大人竟会碰到车家的人，还真是巧，想来是被大人一举擒获的。”谢之寒心中冷笑，这老头对燕秀峰真是死忠啊，都快自身难保了，还不忘给自己和顾边城扣屎盆子。“老将军误会了，是小人跑去阳盛府报信之时，才遇到谢大人的。”车力主动解释道，“因为文智在松岩城附近看守严密，小人只能绕路，所以才有些耽搁。”

“哼，看来你确实绕了很远的路，可惜你家尚书报信儿已无半点用处，现在是来看热闹的吧？”石老将军指了指城外高延军营，声音渐冷。车力吓得脸色苍白，连连摇头，“不是，不是，将军您误会了，我带的消息不是这

个！”“那是什么？！”石老将军怒喝道。

车力刚要张嘴，突然看了看四周，又看向谢之寒和顾边城。石老将军花白的眉头微蹙，这高延矮子显然在看顾、谢二人的脸色。谢之寒暂且不提，难道在他心中，顾边城要比自己重要得多不成？压制着心中的不满，石老将军捋着胡子沉吟不语。敏锐如顾边城自然猜得到他在想什么，在心中叹了口气，他只能故作不知地将车力叫到身边，让他小声告诉石老将军那个秘密消息。

“李……”石老将军惊讶之下差点脱口而出，谢之寒冷冷眼神却让他立刻闭上了嘴。不用顾边城再多说，石老将军做了个手势，傅友德立刻带着众人退下。他靠近顾、谢，低声说道：“如果那李振真的在大营中，我们可是抓了条大鱼。想当初，要不是因为天气恶变，补给不济，寒枝城早就归我天朝了，如何能让他有机会休养生息？”

石老将军越想越兴奋，先帝功绩彪炳，现在的皇帝却因为性子软，身体弱，一直被外威和朝臣压制。如果自己能帮他立下如此大的功劳，那……谢之寒突然笑着指指高挂城墙的人头，“老将军，听说这是你亲自下令砍下来的，果然好决断，想必高延人士气大受影响吧。”石老将军自得一笑，“慈不掌兵，老臣也是出于无奈啊！”

“是啊，听说高延大君和这位高月公主从小青梅竹马，也不知是真是假？”谢之寒笑嘻嘻地问顾边城。顾边城一晒，“大战当前，想这些风花雪月作甚。”“没什么，”谢之寒搓了一下鼻梁，“我只是好奇，李振亲眼看着高月被砍头心中是什么滋味。”他话未说完，石老将军已变了脸色。

谢之寒和顾边城交换了一个眼神，两人几句话就让石老将军发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别看现在和高延人打得你死我活，谁知道接下来是战是和呢，武力永远屈从于政治需要。若是死战，还则罢了；若是和，当着李振的面，下令砍了高月脑袋的石老将军很可能会惹上个大麻烦。

“好了，军情紧急，谢大人，二郎，看样子你们已有对策，老夫洗耳恭



听。”石老将军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微笑相询。本想开口的顾边城眼光一闪又闭上了嘴，石老将军正纳闷，就听谢之寒问道：“那举止可疑的小子是何人？”

石老将军回首看去，眼睛立刻瞪了起来，石羽不顾亲随的劝阻，正对这边探头探脑。石老将军暗骂一声小畜生，方才赶他回家，竟然还没有走。现在没时间管教儿子，石老将军只能苦笑着说：“让您见笑了，乃是犬子，他虽无军籍，但大战当前，暂让他负责军粮供给。”

“哦……”谢之寒微眯了眼，王佐说把水墨那倒霉小子推下城墙的就是他……

石羽虽然注意到了自家老头儿的不满，但他身为石家独苗，仗着府中太夫人的宠爱，倒也不怎么把石老将军的怒气放在心上，反正他想要教训自己的意图从没成功过。若不是忌讳顾边城就站在来客身边，他早就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弄清究竟了，饶是如此，他努力地伸长了脖子，想要看清来者何人。

阳盛府乃是天朝位于东北部最大的边关首府，其繁华兴盛远非松岩城所能比，若不是因为战火骤起，来不及逃走，石羽一月里倒有半个多月是留在阳盛府的。名义上，他是在府学中跟着大儒们读书习礼，实际上三天打鱼两日晒网，学问没学到多少，狐朋狗友倒是交了一大堆。

戍边军士的薪饷在军队里算高的，但要想在阳盛府恣意享受还是远远不够。石老将军镇守边关多年，喝兵血吃空额那是约定俗成，私下里他更是和高延人做起了走私生意，不少天朝禁止出关的器具、矿产和种子都敢交易。只不过，他生性谨慎，出面办理的商人都不知道背后的大老板是谁。

因此，石羽家中算得上豪富，他出手也分外大方，着实笼络了一批人，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阳盛府最高军事指挥官、督军刘成的侄子刘飞。此

人天生神力，勇武过人，生父早亡，被只生有一女的叔父刘成带回家中教养，虽然武艺超群，但头脑简单，不喜读书，在石羽刻意讨好下，两人成了莫逆。督军刘成为人正直刚硬，清廉自守，薪俸封赏虽然丰厚，但因征战多年，身边亲卫将领死伤无数，这些钱大都拿去资助他们的家人了，自然没有多少余财供刘飞挥霍。石老将军表面上假装不知，实则早就派人跟在儿子身边，借由他的手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同时在刘成的身边埋下一步暗棋。

石羽自然不知道石老将军的盘算，只一心想要在人群中找到刘飞高壮的身影。按他想来，阳盛府既然派出援军，肯定非前锋官刘飞莫属，历来如此。石羽曾亲见酒醉后的刘飞跟蛮牛角牴，近千斤的蛮牛被他生生折断了尖角，然后摔了出去。顾边城虽然号称神将，这几日见他不过是射箭功力了得，也没什么出奇的。要是近战，他未必是刘飞的对手。石羽心中冷笑，刘飞生平从未遇过敌手，平日里对顾边城的“传奇”也多有不屑，自己定能挑拨刘飞主动约战。

刘飞与人相斗从来都是不死不休，顾边城输了自不必说，要是他赢了，最好是伤了刘飞性命……一想到那般境况，石羽忍不住兴奋起来，他的目光越发急切地在人群中游走，直到与一双清亮的眼眸相碰。他不禁呆住了，半张着嘴，痴痴地看着那人，连身后亲随的拉扯都感觉不到了。

谢之寒似笑非笑地看着石羽的丑态，并没有生气的样子。油滑成精的石老将军身上却忽然一冷，他本能地察觉到了危险，跟被谁踢了一脚似的，跳起来几步走到石羽跟前，啪的一记耳光就扇了过去。正在发痴的石羽哪想得到父亲会突然下此狠手，全无防备的他直到摔落城下，才惨叫起来。石老将军犹在恨恨骂道：“小畜生，此为军机重地，岂是你随便来得？来人，将他打二十军棍，然后送往府中面壁思过！谁若求情，军法处置！”

将军府的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动手，石老将军类似的重话说得太多，但从没见过他兑现过。石羽捂住脸挣扎着站起身来，嘴里咸乎乎的



好像有异物，呱呱两声，一颗大牙竟滚落地上。从未经历过这些的他不禁呆了一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跟着猛地跳起来大吼道：“爹！你疯了！我要去告诉太婆，你……”“我什么？”石老将军面无表情地说道，手慢慢扶上腰刀。

原本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的傅友德发现石老将军的举动也吓了一跳，但看到谢之寒的表情之后，他立刻明白了石老将军的用意，赶忙跑下了城墙，一把拦住甩开侍从正要往上冲的石羽。“姓傅的，放开我，你不要命了！”被羞辱感充斥全身的石羽已经急红了眼，他毫不犹豫地手脚并用，攻击傅友德。

他的那些花拳绣腿哪放在傅友德眼中，傅友德巧妙地一个翻腕擒拿，石羽已动弹不得。傅友德顺势在他耳边飞快地说道：“老将军是在救你的命！勿再多言！”他近乎凶狠的口气让石羽愣住了，傅友德趁机拉着他迅速离开这里。面无表情的石老将军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握刀的手心里全是冷汗。一想到那些似是而非的传闻，石老将军就不寒而栗，如果让儿子说出或做出什么蠢事来，不用谢之寒亲自动手，恐怕那人就饶不了他。

“啧，真是人老奸，马老滑，怪不得你如此防备。”谢之寒冷冷地看着石老将军的表演，嘴唇微动。顾边城似乎早就知道了结果，“你想借刀杀人，怕是难了。”谢之寒心中早有打算，因此不以为意，只是半开玩笑地问：“难道饶了那小子不成？”顾边城没有回答，只扭头看了看身后的高延大营。谢之寒却微微一怔，他从没见过顾边城这样的眼神。不及多想，石老将军已然返转，谢之寒立刻嘴角含笑，换回了先前的惫懒表情。

“让二位见笑了，老夫埋头公务，不想却对犬子疏于管教，惭愧啊……”石老将军一脸的无奈。谢之寒一晒，“老将军一心为国，众人皆知，我看令公子着实不错，虽不在军职却不畏前线危险，奋勇争先，说不定以后还得借他的力呢，哈哈。”知道自己越这样说，石老将军越是不安，看见他勉强干笑着应和自己的样子，谢之寒心中冷笑，欺负我的人？哼！就是欺负我的



狗！你儿子配吗？乐子还在后头呢……

“二郎，你方才说已有对策，快说来听听。这些日子，儿郎们实在被高延人压迫得苦不堪言，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了！”石老将军借机转移了话题。顾边城蹲下身，随意捡了几块碎石布阵。石老将军也只能跟着蹲下，听他将之前和谢之寒商量好的办法说出。石老将军越听越心惊，这个办法很冒险，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可一旦某个环节出了差错，那眼前这两人岂不是……这可怕的想法让他既兴奋又胆怯。看着石老将军捋着胡子沉吟，但眼神却闪烁不定显然在盘算着什么，谢之寒眼眸掠过一抹森然。

“谢大人，二郎，此法虽然高明，但实在危险，如果出了任何意外，这……这要老臣如何跟皇上、公主交代？”石老将军皱眉摇头说道。“食君禄，忠君事，老将军不必介怀，此行动谢大人已与刘督军议好，我们分头行事即可。”顾边城言语依旧平静。

“罢了，罢了，你们正当盛年却不畏生死，老夫朽矣，又有何惧！”石老将军突生豪气，猛地一拍大腿站起。顾边城一抱拳，“我们即刻去准备，虽然谢大人已做了一番布置，但还是早点动手为好，以免被高延人发现错过良机。”石老将军连连点头，“你们放心，我亲自在这里接应刘督军，配合你们行动，不过……”石老将军面带真诚地提醒道，“二郎，高延人狼子野心，你虽心存善念不愿战祸延绵，但他们未必肯领情呢，行事勿心软，以免伤了自己。”要是能把李振杀掉就最好了，永绝后患！石老将军想。

转身欲走的顾边城闻言露出了今晚第一个笑容，雪白的牙齿在月色下闪着微光，“老将军放心，边城心中有数，神将之名虽愧不敢当，但绝不是用以德报怨换来的！”说完，他恭敬抱拳，大步走开。看着石老将军突然凝固在脸上的笑容，谢之寒大笑着离去。

“天神，竟然真的有……”一个高延人小心地把针从磁石上取下，几根细如牛毛的银针在烛火下微芒闪烁。“该死！”老耳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咒骂。取针的高延人乃是宫里专职养马的官员，李振的宝马当然由他伺候。

那匹白色战马自打回厩后一直躁动不安，养马官也不明所以，直到老耳突然出现，说出自己的怀疑，他才半信半疑地用磁石从马尾根处吸出了这几根银针。

老耳手指一捻，几根针已被他收起。“你知道规矩，别多嘴！”离去前，他冷冷吩咐了一句。那养马官吓得连连躬身，指天发誓的，再抬头，老耳已经不见了，他这才敢擦拭自己额头上的冷汗。

中军大帐内，李振玩味地拈起一根银针搓弄了半晌才开口：“老耳，看来那女人确实跟奸细有关了。”老耳恭敬地回道：“看来应是那从城墙上跌落之人，不过老奴真的不明白，名声赫赫的骠骑军里怎么可能有女人存在？而且还会上阵守城？”

“奇怪吗？”李振薄唇微晒，“问问不就清楚了。”“是，老奴这就去办！”老耳弯身行礼。上面又说了一句：“带到这儿来。”老耳不禁一愣，忍不住问了一句：“主人，您要亲自审讯吗？”李振抬眼看向老耳。他惊觉自己多言了，赶忙低头，只听李振淡淡地说：“不，我要钓鱼。”

出了大帐，老耳只觉得背后阵阵风凉，才发现刚才竟出了一身冷汗，他有些愣怔，大君的威仪越发重了。“老耳，你看，这是我抓到的，你说月会喜欢吗？肯定比他抓的好！”年幼的李振跑得一头大汗，那样兴奋地跟自己诉说着……“嗯哼！”一声刻意的干咳打断了老耳的回想，他迅速收敛心神看去，文智正客气地对自己点头。“大将军！”老耳哑声唤道，不等文智回答，已自行离去。文智身边的将官们对这枯干老头的狂妄行为很不满，文智却只是微微一笑，随即朗声请求觐见。

“啊！放开我……求求你……不！”女人各种声调的尖叫让这些高延人更加兴奋。狼多肉少，水墨苦笑着想，调戏妇女居然也要排队！方才被带去的女人们被围在了中间，有两个漂亮的已被带走，想来是送给大官去享受了。水墨方才坐在了“茅厕”之地，虽然女人们身上的味道都不好闻，但她的更显“别致”，只要是没喝昏了头的高延人，下意识总会离她远些。

水墨仗着身手灵活些，味道特别些，只是被人在屁股大腿上捏了几把，比起那些衣衫半褪，裙子被撕得一条条的女人们，她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当然，是暂时没什么损失。这些高延士兵在不停地喝酒，眼睛衬着火光，发出血红的光泽，里面充斥着兽欲，让人看了毛骨悚然。水墨相信，别说自己只是沾上了大粪，就算刚从粪坑里捞出来，也会有人“喜欢”的。

水墨眼珠都快转成风车了，也没看见罗战的影子。怎么办？跑？往哪儿跑？！不跑？看着这些丑陋与粗鲁并重、酒水与哈喇子齐飞的高延野兽们……“嘎嘎嘎……”几声鸭叫传来，惊慌失措的女人们没人注意，她们只是拼命地挤成一团，躲避着男人们的毛手毛脚。

被裹在人群当中的水墨却眼睛一亮，她迅速循声找去，不远处的暗影里放着个笼子似的东西，里面有黑影活动，应该就是那些鸭子。水墨大喜，原本巧妙躲于人群中的她开始奋力向外挤。“你疯啦！”之前在营帐里冷言冷语的那个阿弥忍不住叫道，别的女人则不管不顾，巴不得有人让开位置。

水墨几乎是踉跄着摔了出来，一个高延士兵登时嬉笑着迎上前来，嘴里叽里咕噜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周围的男人都大笑起来，看向水墨的眼光也愈加不怀好意。兵士一把抓住了水墨的胳膊，水墨强忍着没有反抗，却在他把臭烘烘的嘴伸过来之时，一个膝撞，男人惨号着捂住了下身，水墨趁机往外冲。

这一幕虽然让高延士兵们有些吃惊，但深知水墨跑不掉，他们也没有立刻攻击她，反而嘲笑自己同伴的丑态。两个高延士兵过去搀扶咒骂连连的倒霉蛋儿，另外一个则大步追了过去。奔跑中的水墨奋力一扑，笼中的鸭子们差点被她吓死，嘎嘎嘎地叫得声嘶力竭。水墨不管不顾地掀开笼子就抓了一只出来，抱在胸前，受惊的鸭子则拼力挣扎，硬嘴啄得水墨胸口生疼，可她还是疼死也不松手。

追来的高延士兵愣住了，其他正在嬉笑怒骂的高延士兵也安静了下



来，一时间都有些不知所措。水墨偷偷地吐了一口气，喜欢跟人聊天打屁的鲁维探听来的消息果然没错，这些高延人祖先以野鸭为图腾。举凡沾过这些“圣鸟”的女人，他们都不会碰触的，怕被天神惩罚。

真有趣啊，一直在暗中观察的老耳咧开了干瘪的嘴唇，看来大君说得没错，这女人一定是个好饵料……

以为意图逃跑的水墨必死无疑的女人们大都闭上了眼睛，有人默默祈祷，有人却麻木不仁，只要那些野兽暂时不来凌辱自己，别人的死活哪里还顾得上。唯有那个阿弥一直死死盯着水墨的一举一动，发现高延士兵竟然拿抓着鸭子的水墨没了办法，她吃惊地张大了眼睛。

“天朝的贱女人，你居然敢碰触我们的圣鸟！放开！”终于醒过味儿来的高延士兵恼羞成怒，他反手抽出了腰间的短匕，毫不留情地朝水墨的脖子抹了过去。水墨大惊失色，鸭子确实能让高延士兵不碰她，却不能保她不被杀！两人之间的距离太近，根本无法闪躲的水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道寒光袭来，瞬间脑海一片空白……

“啊！”一声惨叫骤然响起。水墨呆滞地转动了一下眼球，视力渐渐恢复，一张枯树皮似的脸就出现在她上方，目光混浊却让人窒息。还来不及庆幸自己躲过一劫，水墨的心登时又沉入湖底，是他，那个在树林里追杀自己和罗战的老头。

不知道他施展了什么手段，那个高延士兵蜷缩在地上哀号着，其他高延士兵动都不敢动。“噢！”水墨咬紧牙关才将那声痛叫忍了回去，这干瘪老头突然伸手扯住了她的头发，将她从地上一把拉起，然后跟拉着牲畜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水墨拽走，没有一个人敢出声阻拦。

就在水墨觉得自己的头发和头皮马上就要分家的时候，一股力道传来，她踉跄着往前冲了几步，虽拼力想稳住自己，可还是重重地跪倒在地。看到水墨明明已经狼狈至极，居然还死死地抓着那只鸭子不放，老耳觉得有些可笑。他刚迈前一步，就看水墨迅速翻身，一手掐上了鸭子的长脖子，恶



狠狠地威胁说：“你再靠前一步，我就拧断它的脖子。你要是不怕遭报应，你就试试！”

急病乱投医的水墨也顾不得这老树皮是否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反正只要他没瞎，应该能理解自己动作的含义。果然，老耳随即站住了脚。水墨干咽了一下，喉咙有如火烧，没等她想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听他沙哑地说：“想要用圣鸟威胁我，你最好找只活的！”他的汉话竟然讲得很好，好得超出了水墨的想象，愣怔之后，水墨突然反应过来他说了什么。

水墨低头看去，那只可怜的鸭子果然已经断了气，身体渐冷，想是方才自己看到匕首杀来太过紧张，将它捏死了而不自知。对于自己的背运，水墨欲哭无泪，正不知如何是好，劲风袭来，啪的一声，她被一记耳光打得歪倒在地，脑袋砰地撞上了什么。

老耳看看跌落在地的鸭子半晌，伸脚将它挑起，踢飞到一旁的草丛里。看见水墨捂着脸，惊异不定地看着自己，他干瘪的嘴唇微微咧开，疑似是个笑容，但水墨只看见他发黑的牙床。

“洗！”老耳似乎没了再跟水墨废话的兴趣，简单地下了个命令。听到他这么说，水墨才发现他将自己带到了类似马厩的地方，但除了难闻的气味，还有一个大木桶似的家伙摆在一旁，竟然有淡淡的白雾升起，刚才她的头就是撞上了那里。

明白了老耳的意图之后，水墨的脸色越发苍白。热水澡，对于她早就成了奢求，除了在太平关那几日在鲁维的帮忙下洗过一次热水澡，接下来不是行军就是打仗，她早忘了热水拂过肌肤是什么滋味。可是在这里，四面漏风，敌人环伺，更何况还有这个老头盯着，虽然他看起来像木偶，可也是公的啊，自己怎么洗？！

见水墨瞪大双眼，紧抓衣领却一动不动，老耳也不多言，摸到腰际手腕一抖，一根细细的长鞭登时在空气中甩出一声脆响。“啪，啪，啪！”水墨只觉得身上凉了几下，跟着火辣辣地开始烧痛，她再也忍不住尖叫起来。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就这么几鞭，她身上的衣物已经七零八落，水墨强忍疼痛，抓住桶边一个翻身，扑通……

老耳眼睛微眯，垂下了手，远远看着好像雕像一样，可浸在水中的水墨知道，他一直在盯着自己。身上的鞭伤被热水一浸，水墨全身的肌肉都痛得哆嗦，偏这时老耳又说了句：“洗不净，死！”跟着水声轻响，一块带着香气的香皂扔进了桶里。热水溅入眼中，一肚子火的水墨再也按捺不住，转身背对着老耳，一边努力地往下蹲坐擦洗自己，一边痛骂老耳八辈祖宗。

对于水墨这种无用功，老耳也懒得理会，他看似心神都在水墨身上，实则一直监视着周围，他坚信这女人的同伙一定就在附近，现在需要的是耐心……

虽然环境不对，时机不对，可这难得的热水还是让人感到很舒服，水墨心中苦笑，以后再也不随便祈求上苍了。之前在城墙上还曾玩笑着跟鲁维说，要是现在能洗个热水澡，自己宁愿少活十天，被王佐他们听到还嘲笑自己娘们兮兮……现在倒好，澡果然洗上了，可貌似下半辈子都搭进去了，这可如何是好。水墨狠抓着自己头皮，拼命开动脑筋思考怎样逃命。

“别浪费时间。”老耳淡淡地说了句，却看见水墨露在桶外的细白肩膀一僵。若不是大君性有洁癖，哪轮得到这个女人如此“享受”！老耳心想，也罢了，死之前做个干净鬼，也算她有福气。看见水墨洗得差不多了，老耳不知从哪儿拿出一套衣服扔在了桶边。水墨心知他不会绅士地闭眼转身让自己穿衣，可当着他的面穿戴，水墨一想到那场面就恶心。

如果再拖延下去，天知道这老头会怎么整自己……已有些不耐烦的老耳发现水墨猛地将衣服高举，同时开始左右摇晃撞击水桶。老耳正不明她何意，水桶已然倒下，水流哗地流了个干净，水墨举着衣服的手却缩了回去。没一会儿，穿着虽然狼狈，但包裹得严丝合缝的水墨钻了出来。一时间，老耳也有些目瞪口呆……